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篤學清正」盧家元

盧家元（？—1835），字世美，號畏壘，清代福建南平人，出身於貧寒農家，兄弟四人，他排老二，靠耕田養家。盧家元聰明善學，自學成才。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舉人，歷任黃安、雲夢、來鳳、利川、遂安知縣，調補宜昌分府。

盧家元官職不大，名氣不小，而且是才氣加正氣。古語有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是，居官「勤慎清廉，邑人頌之」的盧家元，卻「家無中人之產」。在延平區茫蕩鎮寶珠村的盧氏宗祠殿前，至今還高懸着一塊「篤學清正」的牌匾，紀念清道光年間官至宜昌分府知府的盧家元。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素有「高山明珠」、「文化名村」之稱的寶珠村，位於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福建省南平市茫蕩山風景區西側，海拔800多米。村中雖然沒有神仙，但卻早已名聲在外。2002至2012年，我在南平市直機關工作期間，或是參加會議，或因另有公幹，曾經多次到過、住過寶珠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前的一天，我借回南平之機，再次來到寶珠村。雖說是「故地重遊」，卻也有「意外收穫」——和着新農村建設的節拍，這個小山村的村容村貌，業已發生不小變化。短短半天踏訪，我對寶珠村，有了一些新印象。原來，這裡既有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更有令人讚歎的人文底蘊。這是我以前不曾留心的。

寶珠村為盧氏聚居地，盧家元就出生在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在該村所轄範圍內，有喬木、灌木混生的原始次生林3萬餘畝；珍稀野生動植物資源、旅遊觀光資源頗為豐富。有資料表明，中國的古廊橋，主要分佈在閩浙贛交界一帶山區，至今保存完好者，已為數不多。而寶珠村現存的就有三座。它們是：三峰橋、凌雲橋、接龍橋。央視《走遍中國》節目，曾經播放介紹過這幾座至今保留完好的古廊橋。除了古廊橋，村內還有臨水宮、越玉亭、賞桂軒、玉帶湖、天外天、森林浴等等多處名勝古蹟、人文景觀。是名副其實的天然大氧吧，探訪名勝、休閒避暑的好去處。

寶珠村，全村不到200戶。堪稱村子不大，歷史不短；人口不多，名人不少。據《南平寶珠山盧氏家譜》記載，唐僖宗光啟元年（885），河北涿州人、車騎將軍盧瑋隨王潮、王審知率光州、壽州部隊自河南入閩，因功封鎮閩將軍，居閩縣（今福州）。閩天德三年（945），南唐滅閩，盧

瑋裔孫盧甲元遷居寶珠，並在這裡繁衍生息、代代相傳，迄今已有千年歷史。因而，有人提出「先寶珠，後延平」的見解，認為這個村的歷史比南平市還長。

民諺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寶珠村自古重視教育，耕讀兼顧，人才輩出。自南宋末年盧濟仁從寶珠考上進士後，先後出過進士、舉人200餘人，官職最高的，當屬明代尚書盧仲春；還有知府、知縣、中書等。而當代寶珠村培養的博士、碩士、教授、高級經濟師等近300人，不愧是底蘊深厚的「文化名村」、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而在寶珠村諸多歷代名人中，篤學清正的盧家元，更是令我自歎不如、由衷敬佩。

盧家元，「兄弟4人，三人均力耕，家元日俟兄弟往田，始抱書於鄉中凌雲洞苦讀。」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舉人，乾隆六十年（1795），盧家元進京參加會試，被大挑一等分配到湖北任試用知縣。因其政績顯著，嘉慶三年（1798）調升知縣，歷任黃安、雲夢、來鳳、利川、遂安知縣，後又調升宜昌分府。下濟蒼生——讓百姓安居樂業——是盧家元從政的奮鬥方向、追求的終極目標。正因此，他深得百姓稱頌。

盧家元才氣橫溢，正氣凜然。他居官勤慎清廉，生平以名臣自許。道光八年（1828），湖北舉行鄉試，盧家元被選任為同考試官（相當於明清的副主考）。之後，被委派監督興修黃河防汛工程。他以年過花甲之軀，多次帶領下屬實地勘察，認真審定施工方案，並親自深入築堤工地現場，督促工期進展和工程品質，全身心投入到工程建設中。在他精心監管、用心敦促下修築而成的防洪大堤，品質良好，十分堅固不說，還節省白銀幾萬兩。有同事得知他家生活清苦，勸他把這些銀子寄回家去，盧家元堅稱：「既給月俸，則所餘者係國家之物，概解大吏。」遂解繳餘金巨萬，不料為上司瓜分。道光九年（1829），一身正氣的他，三上萬言書，舉告上司、抨擊時弊，慷慨陳詞、怒斥貪腐。

位卑未敢忘憂國。盧家元此舉，原本是難能可貴的。不料卻被朝廷以「位卑言高」為由，革職問罪，貶之出關——謫戍烏魯木齊。道光十一年（1831），家元座師、大學士朱珪病重，極力推薦，言簡意賅：「可惜一御史才謫戍邊疆。」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帝下詔特赦盧家元「位卑言高」之罪，並晉陞其為宜昌知府。就在盧家



■ 寶珠村盧氏宗祠。

網上圖片

元準備赴任之際，其愛子勉卿不幸去世。盧家元悲痛不已，於是辭官還鄉。都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可盧家元卻是「家無中人之產」。為了生活和傳授，他在龍溪、建甌書院講學，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病逝。

位卑言高，指職位低的人議論職位高的人主持的政務。《孟子·萬章下》：「位卑而言高，罪也。」盧家元為官期間，筆耕不輟、業餘創作。在知縣任上，著有《畏壘集疑》（存於家中，未曾付梓）；在宜昌府署著有《學庸集疑》、《會源緒言》。他的才華，早被大學士朱珪所賞識。凡此種種，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學富五車的「文官」，不可能不知道位卑言高也是罪的「古訓」。他之所以要一再再而三地向朝廷上書，不是有意犯上，而是有心抗腐。折射出的是，無私無畏的氣節、憂國憂民的情懷。

盧家元的一生，從農夫到官員，雖然身份發生了變化，可心靈深處的平民情結卻不曾消失。正因此，他為官清正，居安思危，以貧為樂。這一點，從寶珠村現存的、大廳正面懸掛着盧先生畫像的盧家元故居——別駕第——可見一斑。別駕又稱通判、五品官。因其地位較高，出巡時不與刺史同車，別乘一車而名之。顧名思義，別駕無論哪方面，都應當有別於人。可是盧家元「別駕第」，卻是一座極為平常的民居，既逼仄，又簡陋，算得上是他從政幾十年留給後代的一張物化名片。

有道是，「政聲人去後」。古往今來，大量事實表明，「民心是桿秤」。盧氏後人為紀念和傳頌盧家元，在始建於清康熙三年（1665）的寶珠村「盧氏宗祠」殿堂上，高懸一塊「篤學清正」的牌匾。篤學，所指的是專心好學的意思。語出《論語·泰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縱觀古今，矢志篤學不易，為官清正更難。盧家元都做到了，委實難能可貴。正所謂，金盃銀盃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注視着這塊高懸的牌匾，我心裡在想：這是眾望所歸，這是民心所向。對盧家元來說，既是恰如其分的讚譽，更是受之無愧的褒獎。

書若蜉蝣

■ 葉輝

維京人經濟模式

北歐五國給世人的印象通常為福利好、工時短、收入高、治安優良、壽命長、新創企業多、新聞自由度高，具公益精神、自由民主與政府公務透明；在世人眼中，北歐簡直就是世界典範，然而，要享受多少權利，就要承擔多少責任；北歐國家福利制度建基於高稅率；維京人後裔就與祖先一樣，在探險旅途中亦會犯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重創冰島，三大銀行破產、股市重挫百分之九十五、匯價崩盤。

《北歐模式》（Viking Economics）一書有長副題：「看現代維京人的經濟冒險，打造世上最富庶幸福、自由平等的國家」（How the Scandinavians Got It Right-and How We Can, Too），作者喬治·萊基（George Lakey）有此說法，在幸福表象的背後，維京人勇闖新世界憑膽識、堅持到底態度、分析問題的思維邏輯、不短視近利、重視公平與團結的「維京精神」，那才是北歐五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主因。

《北歐模式》乃最有趣的經濟學著作，喬治·萊基揭開北歐的神秘面紗，探討北歐民眾最快樂亦最具生產力，當中原因在於北歐近年驚人變化，此為目前難題；他展示財政平等的正面效果，如何贏得更大的個人自由、更靈活的环境政策、更健康的公民，以及共享的社會正義目標；觀察幾代維京人的探險故事，反思各自處境，世界各國亦可善用經濟政策以創造平等。

世界上並無完美無缺的制度，各項國際評等僅供參考，

維京後裔以主導船隻設計特色來構思經濟對策，並非出於偶然：

宏觀視野及務實方案有賴團結與合作；群體結合促進自由與平等，維京經濟不僅促進公平乃至生產力，倘世人相同價值觀，就可從故事中學以致用，而第一步就是願意離開安全港而探索新世界。

此書描述維京人邁向頂峰，從而記述當前北歐諸國的生活、經濟與政策制度；提出北歐國家與世界所面對的挑戰；在第一部中，以幽默的筆調簡述北歐的歷史與社會背景；面對全球化，應採取何種態度及政策；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冰島為何選擇破產？又如何回歸傳統農業？

第二部描述北歐人生活方式，秉持維京人與海洋搏鬥的冒險精神；當今北歐的新創企業竟比美國還多；北歐政府對企業家、勞工、兩性平等的政策如何支持？北歐經濟主要方式為小農與合作社組織，扶貧政策、工作與生活之間得以平衡，北歐人相信「要得到什麼，就要付出什麼」，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作者提及北歐國家面對挑戰，其實亦指全人類的挑戰，尤其面對種族差異及氣候變遷等課題，如何將之轉化為創造全民福利的因素。

此書更提到北歐國家高福利制度、免費教育訓練及醫療、低工時而多假期，不少學者專家就以此要求國家做做，從而訂定法令而強制執行；一旦搞得非驢非馬，就會讓人人叫苦，皆因僅見表象而盲目模仿，就會倒果為因了。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七十）

宋代高僧法遠

空金兩孤
使鱗岸舟
漁自蘆夜
翁人花靜
執深對泛
釣潭月波
竿去圓瀾
。 。 。

宋代高僧法遠詩
素仲配畫
甲午初秋

法遠（生卒不詳），號浮山，工詩，著作有《浮山九帶》。這詩的意境頗有讀書人的味道，濃濃的孤寂之感令人感觸。「孤舟夜靜泛波瀾」，修行的路是寂寞的，讀書人探求學問也是寂寞的，有王國維形容的「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相同感覺。「金鱗自入深潭去，空使漁翁執釣竿。」是啊，佛法如金鱗在深潭一樣，釣竿不能釣到，必須親入深潭才能得到，佛性悟道就是必須深入虎穴才得虎子一樣，深刻的反省才能覺悟。

孤寂是一種心境，即使高朋滿座，心內仍會一片孤清。孤寂是自憐、是自惜、是孤芳、是傷感、是「俗子胸襟誰識我」。自憐是毒藥，切勿陷入此泥沼，自憐的心境如吸鴉片，會不能自拔。特別要戒除的還有自傲，它比自憐更可怕，自傲的人目空一切，自傲是人生的「大病」。

浮城誌

■ 星池

意外

陰雲遮天的中午，在我走進輕鐵月台之際，倏忽傳來一段廣播，通知乘客因受事故影響，多條路線需要改道，將無法駛經數個車站，包括我身處的站台。我隨即看看手機上顯示的時間，不算很急趕，況且要去的地方不算遙遠，於是決定步行前往目的地。甫開始，我不由得暗忖，究竟有多久沒有行經這條路，此時並不炎陽炙人，風僅是輕輕吹拂，頗為適合散步。

一會兒後，聽到身旁路人的對話，才知道原來前一個車站附近發生了大樹倒塌意外，影響了行車，令到四條線路的服務受到影響。輕鐵屬全港唯一的輕型鐵路系統，特色之一是大部分的路軌皆設在路面，所以樹木不幸倒下，容易阻礙行駛。默默獨自前行，往來的陌生途人川流不息，他們或與我邁向同一方，或迎面而來，步履亦有別，有些人大步流星，有些則緩慢前進。倘若不是這段鐵路停駛，這條道路也不會如此熱鬧。我按着自己的節奏前行，凝視右邊連綿不絕的山麓及樹

木，然後觀看另一邊延伸開去的馬路和路軌，汽車如常地飛馳，但暫時無法瞧見輕鐵車廂及聽到其響起的鈴聲。這時候，某趕路的途人拋下怨言：「種那麼多樹來幹什麼？早該全部斬掉！」然後揚長而去。我不禁觀看四周，樹木及大自然多麼優美，回想車站附近不少樹木，我也見證它們成長，最重要是做妥保養及修剪的工作。

當我差不多到達下個車站之時，一輛輕鐵從我旁邊掠過，猜想倒塌的樹木已被移開，服務正逐步恢復正常。我再拿出手機望一螢幕上的時間，決定踏上月台候車，不再散步，畢竟流逝的分秒並不會等人。此次意料之外的事件，看似阻滯，卻覺得有所收穫，走了一段很久沒有踏足的路途，觀賞了昔日常常忽視了的風景。二零一七年離去，二零一八年踏至，相信世事依舊無常，可是，縱然遇上料想不到的事情，也需順應繼續走下去，最終或會有不一樣的體會，目睹迥然不同的風光。

詩詞偶拾

■ 廖書蘭

畫裡春風過

明天當太陽升起
你是否依然戀我

深宵的風鈴
輕輕地敲窗
似乎細訴
風來風走
緣聚緣散
本是人間故事

問蒼天
有些花為何叫鳳凰
有些鳥為何叫鴛鴦
而緣與分
卻總在我身旁溜去

我摘下鮮紅的花蕊
欲使你怦然
我搬出雪白的情網
欲將你畀住

也許我的蕊心顫動
令你笑我
也許我的網絲千縷
教你怯我

風走了可會再來
緣散了可會再聚
天上的雲不停飄過
地上的水不停流走
留也留不住的只能
讓它流去

如果我的詩如此落寞
如果我的畫如此殘缺

不如放棄
戀與不戀
這一生的追求

明日當一覺醒來
從我的眼簾望去
春天
只是遙遠的風景
一齣夢境
留下點點桃紅



■ 司徒乃鍾畫作

■ 翁秀美

橋上

來鴻

當清澈的水，匯聚之下，成為小溪、河流、大湖、乃至壯闊的長江，也就有了長長的堤岸，將兩邊堤岸連接一起的，除了船隻，便是如君子般成人之美的橋。它架於水面半空，橋下流水嘩嘩，橋上人聲頻繁，各自歡暢着，熱鬧着。橋上，曾走過了誰？無數行者匆匆而過，為報國，為功名，為謀生。橋，見證着芸芸眾生奔波不定的生命行程。橋下，曾停留了誰？尾生橋下踐約抱柱死，張良橋下拾履得兵書。橋，傳遞着中國人守信隱忍的傳統精神。

流風飛雪，落照蒼煙。橋上，有離別，有團聚，有相遇，更多的是人聲鼎沸的喧嘩熙攘。橋，接地氣，散發着煙火氣。斷橋，有西湖水擁着，柳樹桃花陪着，浪漫經典的傳說故事浸潤着，美好的事物適合發生在風物優美之地。白蛇幻化為人，含笑擎傘等待，許仙正自橋那邊而來。愛情，照亮了彼此的眼睛，也照亮了水的歡唱，橋的歡喜。

鵲橋，任銀河多寬，永遠會在特定的日子，於夜深人靜，高高架起，讓有情人踏着無數隻鵲兒的身體，艱難而甜蜜地相會。一年一度，鵲橋，賦予仙子與凡人短暫的約定，亘古不變，地久天長。

「灞橋柳，灞橋柳，拂不去煙塵繫不住愁，遮得住淚眼牽不住手……」從張咪的歌聲裡，又彷彿體會到李白《憶秦娥》的

哀婉悲壯：「年年柳色，灞陵傷別。」長安往東，有灞橋，唐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黯然銷魂，又名銷魂橋。遙想垂柳依依，拂人手，牽人衣，送君千里，一別在此，一杯酒，一枝柳，卻總是留不得，惟互祝平安，彼此保重。

最熱鬧的橋，應是宋人張擇端筆下的大虹橋，跨度20米左右，「虹橋以五排巨木作拱架，中以橫木承托，再以樺合、釘接與繩綁，像鎖牢的關節般跨越兩岸」（趙廣超《筆記清明上河圖》）。寬闊的橋面上人潮湧動，車轎騾馬來往不歇，小商販擺攤隨處可見，忙綠繁華。一艘大船正準備過橋，船上人奮力齊心，橋上人觀看助威，大呼小叫，人生百態呼之欲出。

相比大橋，小橋有了些婉約的味道，適合散發閒情與愁思。春日萬物生發，於詩人歐陽修卻添新愁，獨立小橋，風吹滿衣袖，直到月升人散，仍惆悵不已。沈園的小橋與流水，該記得唐婉，當驚鴻照影成空影，當陸游再次踏上橋頭，聲聲念起，橋也傷心，水也動情。

小橋，流水，人家，六字道盡江南風色。白居易《正月三日閒行》詩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從周莊的石拱橋上望去：河水清清，兩邊人聲相聞，老式的民居裡，是柴米油鹽的平常日子。橋下埠頭有人洗衣、洗菜，小兒戲

水嬉鬧。船娘搖着船從橋洞穿行出來，唱着綿軟的小調，不解其意，好聽至極，窈窕的背影漸與船遠去，確令人癡醉。

據說，古代最初渡水的橋，是在淺水中置放大石塊或條石，行人履石而過，即後世所說的「汀步橋」、「過水樑」、「石步子」。在一些園林裡，也見過這樣的橋，一水之間，將一些石塊，平鋪水面，小巧別致，曲「橋」通幽，行人從上而過，大有野趣。2006年冬在鳳凰古城，清晨，霧籠沱江，對面吊腳樓影影綽綽，江面上，隱約看見一塊塊的方形岩石隔了相等的距離立於水中，分高低兩排，錯落有致，彷彿橋柱子，伸向對岸。同行中有人不解：這就是橋了？是的，這是一座特別的「橋」，在「橋」中間，張開雙臂，感受沱江的寬闊與寬容；俯下身，手可掬水，霧氣下的江水愈加清澈，水草隨水流的衝擊而左右擺動，低低的「橋」，讓人與水消除了距離感，格外親近。

橋，築於自然，也溝通自然。在建築中，是建築的一部分；在山水中，又與山水融為一體。人世間，一座座橋，有名的，無名的；直形的，拱形的；木橋，石橋，索橋……走過秦磚漢瓦，穿過唐宋煙霞，千載後，滄海作了桑田，堅固的橋，依然在，度人濟世，功德無量。立於橋上，令人無限敬仰與感恩。